常夏

还是很喜欢娜俊……

ooc有

00

［我经历过这件事，才算真正告别夏天。］

01

罗渽民在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班上转来了新同学。

新同学是从中国来的，来自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城市——罗渽民对中国的了解少之又少，仅仅知道北京和香港。

“我叫黄仁俊，来自中国吉林……”他的日语带着些奇怪的腔调，虽然同样是来自日本之外的国家，但罗渽民因为从小在日本生活，口音也就不那么明显。他听见周围有同学因为新同学的口音而发出了细碎的笑声，他也忍不住就笑了起来。

罗渽民是个挺喜欢凑热闹的人，如果是往常的话，他一定会把手举得高高的，然后要求老师说把新同学安排得跟他同桌。

但他那天没有，因为第二天甲子园比赛就要开始了，他们学校的棒球队将代表东京去参赛——他实在是太期待了，即使他还只是校棒球队的预备正选而已，并不能亲自参与明天的比赛。

尽管这样，他还是太过兴奋，以至于都没来得及把过多的目光放在黄仁俊身上。

黄仁俊的适应能力不错，很快就与班上的同学们打成一片，那之中也包括罗渽民。他身上散发出一种罗渽民从未感受过的气息，温柔又平淡。

那可能是因为他来自中国吧。罗渽民这么想。

他喜欢未知的东西，他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黄仁俊，但他很喜欢他们。

罗渽民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很小就来到了日本。在他的印象里，日本的男孩子大多都是和他一样外向的，每天不知疲倦的在球场上，篮球，足球，当然最多的还是打棒球。罗渽民总是故意把外套剪短一截，或者把棒球帽反着戴，总归是在中二的年纪，想要和别人不一样。

他于是很羡慕似乎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的黄仁俊，因为是新转来的学生，就不用穿全黑的校服，因为来自中国，所以也能轻松的认出那些难懂的汉字。

即使抛开这些，黄仁俊在罗渽民心中，也与其他人不一样。

02

黄仁俊被安排在了罗渽民的宿舍。

罗渽民原来的室友是棒球队的一个学长，这学期要毕业了，黄仁俊就顺理成章的搬了进来。罗渽民对此没什么意见，反正黄仁俊性子好，又爱干净，作为室友挑不出任何毛病。

他们的关系也就因此迅速的近了起来，尽管罗渽民和黄仁俊人缘都不错，但比起别人来说，他俩互相还是更加亲近一点。

黄仁俊有时候没事了会去球场看罗渽民打棒球，棒球队在中国好像不太常见，他是没见过几次，对此抱有很大好奇，再加上罗渽民是投手，让他联想起以前玩过的叫《黄金投手》的游戏，所以连这种不太看的懂的东西也变得有趣起来。

棒球在日本好像是风靡全国的运动，明明学校里还有足球社，网球社或是别的什么，但围在棒球场旁边的女孩子总是最多的，黄仁俊一个男生被夹在里面多少有些尴尬。

那些女孩子里面，要送水的也有，要送毛巾的也有，他们说起棒球队的队员来如数家珍，黄仁俊简直快要怀疑她们是不是跟踪了他们。连经常与罗渽民混在一起的黄仁俊也只能勉强说出那些队员的名字而已，女孩们却能准确的知道他们的生日，星座，甚至是鞋码。

黄仁俊悄悄问了身边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罗渽民狂饭的女生，罗渽民的生日是哪一天。

是8月13日啊。那个女孩说。

在8月13日的时候，罗渽民为棒球队的每个队员都买了一支冰棍，跟黄仁俊也买了，黄仁俊问他生日不是应该别人送他礼物吗，干嘛还要他掏钱跟他们买冰棍。

罗渽民说生日这种日子，比起自己一个人开心的话，还是大家一起开心比较幸福。

黄仁俊听了没说话，悄悄的把刚准备拿出来的礼物又放回了口袋里。

03

夏末的时候罗渽民被选入了正选队员，还当上了队长。他开心的不行，约着黄仁俊去看邻近的庙会，罗渽民因为这次庙会而兴奋了好久，他难掩喜悦的换上他那件新买的深蓝色水纹浴衣，转头却看见黄仁俊依旧穿着平常的衣服，呆坐在他的床板上。

黄仁俊在日本适应的太好了，以至于罗渽民都忘了他实际上来自中国，庙会对他来说是第一次。

“对了，仁俊是中国人呢，应该没有浴衣吧。”从隔壁蹿过来的好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啊……是。”

“那可真是遗憾呐，真想看仁俊穿浴衣的样子啊。”

罗渽民正在系他那件新浴衣的腰带，听到这番对话之后心里有些发闷，他的手顿了一下，还是停下了系腰带的动作。

他不着痕迹的打翻了桌子上的一杯饮料。

04

“渽民真是不小心啊，那可是还没穿过的新浴衣呢。”

“没关系啦，偶尔穿着运动服来一次庙会不是也挺好的嘛。”

举办庙会的小道上人潮拥挤，大多都是穿着浴衣的年轻男孩和女孩们，穿梭在捞金鱼和卖鬼怪面具的铺子间，尖叫着跑来跑去。

黄仁俊第一次来庙会，显得好奇又有些局促，整个场子里只有他和罗渽民穿着平常的衣服，罗渽民甚至还穿着他那条被黄仁俊嫌弃过好多次的花裤衩，不少女孩子经过他俩时低头小声的笑了，罗渽民倒是自在，似乎是在打棒球时被女生围观惯了，而黄仁俊则一直脸红到了耳朵尖上，热得发烫。

夜幕降临的时候罗渽民把黄仁俊带到了附近的小山头上，等待花火的出现。

傍晚的风带走了热夏里的最后一丝燥热。

可能是要秋天了。黄仁俊这么想着。

“夏天就快要过去了啊……”罗渽民突然说：“山下智久说，关于夏天的记忆是长泽雅美和浴衣……我倒没有那么浪漫了，只要有棒球和冰棍就算是一个夏天啦！”

罗渽民说这话时好像很快活似的，脸上大大的笑着，还做出了一个投球的姿势。

黄仁俊笑了，他靠在护栏上，看晚风掠过罗渽民的睫毛。

那我关于夏天的记忆，就是你好了。

05

日本的学业对黄仁俊还说还算是轻松，平日里课程虽然比较繁重，但活动也很多，空闲的时间也很多，偶尔周末的时候，他还会去罗渽民家里或者其他棒球队队员的家里去玩一会。

他与球队的队员已经都很熟悉了，尽管他并不是棒球队的，但因为罗渽民是他们现任队长，他又经常与罗渽民在一起厮混，一来二去也就熟了起来。

这些男孩们在一起的话题似乎除了棒球就是女孩，一个队员在他们的逼问下承认说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他们嬉笑着打他，然后帮他规划起告白计划。

搞运动的男孩们思想都特别单纯，黄仁俊看着他们歪歪扭扭写下的那些如同小学生一样的字迹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拿起笔帮着又涂涂改改了好一会才算是大功告成。

告白的时间选在了修学旅行的时候。是在一个海边。

罗渽民他们在沙滩上赤着脚跑了一会，要告白的男生说了句有点紧张，罗渽民就提议说要去买烟，得到了棒球队的男孩们一致的认同，他们商量着避免被老师抓住的对策，最后决定让好学生黄仁俊去买。

罗渽民嘻嘻哈哈的说要去陪黄仁俊，揽着黄仁俊的肩膀一起去了街角的便利店。

便利店的老板是个老婆子，很瘦，但衣物整洁，枯瘦细长的手指夹着一根正在燃烧的烟。

她盯着罗渽民和黄仁俊看了几秒，似乎看出他俩还是未成年的小屁孩，轻声笑了一下，还是把烟柜的玻璃罩子打开了。

罗渽民挑了几包便宜的烟结了帐，黄仁俊说还想买些饮料，就让罗渽民先回去了。

“你不抽烟吗?”便利店的老太婆问他。

“恩……我不抽的，对身体不好。”

“ 你们现在是能够什么都不考虑的尽情抽烟的年纪啊。”

“ 等到你们觉得抽烟能够代表着什么的时候，你们就已经老了。”

黄仁俊握着冰镇的汽水看着那个枯瘦的老太婆对着远方的天空吐出一阵烟雾，眼睛竟然不自觉的有些酸涩起来。

“祝您愉快。”黄仁俊在把几枚百元硬币放在老婆子手里时轻声对她说了一句。

“知道了，臭小子。”老太婆把烟搁在旁边的烟灰缸边上搁了一会，腾出手来揉了揉黄仁俊的脑袋。

“也祝你愉快。”

回到沙滩上的时候那个男生已经捧着花对着女生表白了，棒球队的队员们在旁边疯狂的起哄。黄仁俊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发现那个女孩是之前喜欢罗渽民的那一个，自己还向她问过罗渽民的生日来着。

男孩和女孩拥抱在了一起。

黄仁俊走到罗渽民身边，找罗渽民要烟。罗渽民很惊讶，说没想到你也抽。

黄仁俊摇摇头说他没抽过，只是现在想试一试。

罗渽民把自己那支烟上的火传给了黄仁俊嘴里的那支，黄仁俊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了几声，然后顺畅的抽了起来。

“你看起来哪里像是以前没抽过的。”

“我学东西很快的，学什么都是。”

“那你想学棒球吗?我是投手，我可以教你投球。”

黄仁俊深吸了一口烟又吐了出去，说不用了。

罗渽民问他为什么，他说：

“打手可以有很多个，投手只有一个就够了。”

黄仁俊说这话时是看着罗渽民的，罗渽民觉得黄仁俊很像水，在哪里都能够适应，他的眼睛很像湖泊，比大海要纯洁，不含杂质，但同时他的眼睛又像海一样宽广。日语里的湖，直译过来就是“水海”，那种意思，就很像黄仁俊的眼神。

告白的人还在继续秀恩爱，围观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热闹非凡。

两个男孩孤零零的站在海边，各怀心事的抽着烟。

06

那天夜里罗渽民梦见了泛着海潮的湖，波浪卷着白泡不间断的涌上沙滩，最后将他淹没。

07

新年的时候黄仁俊没有回去，罗渽民带他到惠比寿广场去跨年。

“据说登上这里的斜坡之后就能看到富士山。”罗渽民说。

不过那大概是江户时代的事了吧，那时候这里还是农村，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购物广场了，没有斜坡，也看不见富士山。

他们反倒是看见了当年很火的《花样男子》里的道明寺等杉菜的雕像。罗渽民问黄仁俊看过《花样男子》没，黄仁俊说看过，不过他看得那个版本叫《流星花园》。

黄仁俊特别怕冷，说这话时半张脸都是埋进围巾的，只露出秀气的眉眼和半截鼻梁，偶尔把围巾拉下来喘口气，露出有些发红的脸颊。

罗渽民决定新年的钟声敲响时要吻他。

钟楼前围着的人群正在大声的倒计时，罗渽民的心狂跳起来，他怯懦了。

新年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竟然是黄仁俊主动拥抱了他。

他那细瘦的胳膊环住自己，脸深深的埋进自己的颈窝，他的头发翘起来，挠着罗渽民的脸颊——罗渽民以为他要哭了。

“罗渽民……新年快乐。”黄仁俊只是轻声说。

他其实是想说我喜欢你的。

08

黄仁俊问罗渽民去不去参加春季的甲子园。

罗渽民说，当然不去，大家都想参加夏季的那一场呢。

黄仁俊说好。

他快要回中国了，可能只来得及看春季的甲子园了，但罗渽民说他们会参加夏季的，他还是不自觉的说了好。

他可能是真的看不了罗渽民打球了。

09

八月份的时候夏季甲子园开始了，他们进行了封闭式的训练，连黄仁俊都没机会去找罗渽民。而罗渽民作为投手投了快百把个球，休息不了两天又得去上场。一整个八月，他们都处在这种焦躁的炎热状态里，连罗渽民的生日都只是粗略的唱了首生日歌就过去了。

在罗渽民他们学校竟然一路顺风的到了决赛，这点连他们的指导教练都没想到，他说罗渽民他们应该是创造了校历史。

在决赛的前一天晚上，罗渽民偷偷拿了手机，跟黄仁俊打了电话。

“明天的比赛，你会来看吗?”

“……当然会。”

手机信号不好，能听见电流的滋滋作响，但罗渽民已经感觉到蛮满足了。

黄仁俊结束了通话，他紧紧握着手机悄悄哭了。

他现在在中国吉林。

10

最后一场比赛，是在罗渽民他们学校和大阪的一所学校之间进行的。

那天太阳很大，罗渽民流了很多汗，热气让眼前的事物都变得扭曲，胳膊酸痛的抬不起来。

只要再投出最后一球就好了。

他投出了他的最后一球。

他知道他赢了。

观众席里发出巨大的轰鸣，队员们纷纷涌过来拥抱他，他瘫软着身子任凭他们把他抛向天空，好几个队员眼里都含着眼泪，他也是，脸上的汗和眼泪一起滴进甲子园赛场的红土，他像上一届的老队长那样，跪在地上捧着红土传给他的队员们，最后用沾满泥土的手捧起了奖杯。

观众太多了，汗水又糊了他的眼睛，他找不到黄仁俊在哪。

“仁俊呢?”他在冲过澡后假装不经意间的问他的队员们。

“他啊，在我们封闭训练的时候就回中国了好像……”

罗渽民这时候才觉得，他的胳膊，真的连举起奖杯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又忘了，黄仁俊是要回中国的。

他本来就该回中国了，罗渽民却以为他会一直都在他身边。

晚上他没有去参加球队的聚餐，只是一个人躺在床上，拿着摄像机看几天前在球场上黄仁俊跟他们录的视频。

那时尽管还有几天就到封闭训练的日子了，但他们也没有太过紧张，依旧是以往的样子，各各都凑到摄像机前面比着鬼脸，黄仁俊也一一接受的假装记者跟着他们拍摄。

“请问罗渽民君的梦想是什么呢?”

“当然是获得甲子园的冠军啦！”屏幕里的自己穿着白色的球服，对着镜头大笑着。

“仁俊呢，仁俊呢。”身边的队员们纷纷起哄，摄像机好像被什么人抢了过去，镜头对像了黄仁俊。

黄仁俊是整个视频里唯一一个没有穿球服的人，但他也穿着白色的衣服，身上没有像球队队员那么汗津津的，看起来清爽的来自别的世界。

他显然是有什么别的话要说的，但罗渽民看见自己用胳膊肘捅了一下黄仁俊的肚子，黄仁俊犹豫的看了他一眼，然后对着镜头微笑着说：

“我的梦想是看着罗渽民获得甲子园的冠军。”

罗渽民看到这里关掉了视频。

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太自私了，他曾经以为他是个能够顾全大局的人，但实际上连黄仁俊的梦想都没来得及让他说出口。

如果他把视频看完的话，会在结尾发现一段很短的对话。

那是他的一个队员问黄仁俊的。

“仁俊啊，你不希望看到我们获得冠军吗?刚刚很犹豫的样子呢……”

“没有啊。”黄仁俊淡淡的笑了一下：“罗渽民和你们注定是会成为冠军的，这根本不算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啊……”

“是希望这个夏天永远都不要过去。”

11

获得甲子园冠军后有职业棒球队邀请罗渽民去当职业选手，罗渽民拒绝了，他还是考了大学，过着普通大学生一样的生活。

又一年生日的时候，罗渽民请了以前棒球队的队员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

“渽民不是很喜欢打棒球嘛，干嘛不去当职业选手。”

“突然就觉得没意思啦……”

“连渽民都觉得棒球没意思了?以前我们不是最喜欢讨论棒球和女孩了嘛——你们真的是都变啦——”

“还好啦，以前渽民不就是不太搭理女孩子的嘛。”

队员们七嘴八舌的说话，当年日本最强的队伍里竟没有一人选择去当职业选手，说来也真的是有些可笑。

“对了渽民，前几天我给你介绍的女孩说你没再跟她联系，要我问你她是不是哪点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一个队友这么问道。

“没有，她很好，只是……”罗渽民吞吞吐吐的说着。

“只是什么?”队友似乎是迫切的想要知道原因，凑到罗渽民跟前逼问他。

罗渽民没有做声，摆了摆手点燃一支烟。

“……她不是黄仁俊。”罗渽民摇了摇头，自言自语的说。

气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罗渽民又吸了一口烟，当他意识到自己又联想到黄仁俊的时候无奈的笑了笑。他在烟雾迷蒙中总是能看到黄仁俊在海边陪着他抽烟的模样。

每次抽烟的时候都能想起他来，可能也是自己实在是太寂寞了。

“吃饭吧。”罗渽民说。

12

他们喝了点酒，气氛又重新变得热闹起来，等吃的差不多了，罗渽民起身去结账。

他走到了柜台，柜台的收银员小姐对他露出了一个微笑。

“3号桌结账。”

“好的。”

收银员小姐翻看了一下单子，说：

“刚才一个男孩过来已经结过帐了呢。是朋友吧，长得很帅气呢。”

罗渽民愣了一下，问收银员小姐记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这个具体说不出来呢……但是说话是带着些口音的，好像是不是日本本土人……”

罗渽民没有等到收银员小姐把话说完，就飞奔出了饭店。

他在人群里跌跌撞撞的奔跑，想抓住隐藏在闹市里的人。

终于，抓住你了。

—END—